

铁汉作品选集

“胜，我今天说些什么呀！把这些全忘掉吧！懂不懂！全忘掉！”

方克亮懂得她的暗示，赶紧^{回答}说：“我永远不要忘记！然而，我明白，我永远也不会出卖！”

这话让柳运春既得意又激动，她快活地走过来拍一下他的肩头：“好，我没有看错你！”

外面春寒料峭，北风嗖嗖，室内的炉火燃得温暖如春，她和他愉快地开始研究生产计划。

从此，每天下班即由她到监狱门口接送。

序

路 地

无论从年龄、人品、创作资历及成就哪方面来说，铁汉对我都是长者。我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是他的导引；我1947年参加革命，也是他的导引。我对他应依兄长、师长事之。如今他要出版《铁汉创作选集》，以友情为重，竟命我作序，我亦然以友情为重，勉为其难了。

铁汉兄的心中始终燃着一团火。已是七十岁的人了，要将一生中创作的作品，把来筛选，逐字逐句校阅，然后还要陪笑跑书号，筹措资费，又要自己校对，自己搬书寄书……倘无如火的热情，将是不会去干的了。以此比之我对文学，上车比他晚，下车却比他早（我已声称“为此生之诗缘作结”了），真是自愧弗如。

他把文学创作看作是终生事业，为之奋斗不息。他1940年、十七岁时即开始发表作品，且已产生了影响。可惜当时的作品散佚甚多，后因做地工，1957年被错划，经过长久的劳动改造，以及长时间的失业，使写作中断三十余年。落实政策后，虽已年近花甲，却又握起了原本不愿放下的笔，在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斗室内重新开始了写作。在十三年时间里，竟发表了百万字作品，平均每年发表近十万字，当可归于多产作家之列。如今他年已七十，仍兴致勃勃在写作，在编选集，这是他强烈责任感使然。他把文学创作视为终生事业，虽年迈而志不衰，实属难能可贵。

他重视友情，愈老而弥深。东北革命诗人、满族烈士田赉，是铁汉的同乡好友。田赉因反满抗日而入狱，铁汉亦接连被监。解放后，对出版田赉文集事（田赉诗文手稿由他保存四十余年），一直念念不忘。最近与田赉夫人等通力合作，终于促成此事。他因四十余年的宿愿克遂而由衷绽笑。再如我们这些由他多年导引过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一直与其交往不断，友谊之树常青。在我们的心理，始终珍藏着他这一份纯真的友情。

一位老知识分子，走过那么坎坷曲折的道路，而至今仍保持着高洁的人品、弥足珍贵。

言为心声。作品是作家心灵的折射。铁汉的文品，也是足以称道的。

铁汉晚近出版四部长篇：《他们年轻时候》（1987）、《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1988）、《神秘的红叶》（1989）、《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1993），共约80万字。此间还发表古诗词多首，思考随想录多篇。

铁汉做过地工，又是作家，理应当然地以地工斗争为题材，抒写自己的涉险经历和惊心感受。《他们年轻时候》、《神秘的红叶》就是这样二部作品。

反映地工生活的作品，已有所见。如写抗日时期与日寇作斗争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伪满时期与日伪作斗争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等。铁汉这二部作品，是写解放战争时期与东北国民党敌特作斗争的故事，此前未见。而且，不仅时期不同，斗争的特点亦明显不同。

沈阳地下斗争具有史诗的性质。

铁汉就是力图采取史诗式的描述，来再现这一段史诗。所以，描绘这场不平凡的地下斗争的作品本来就具有了史诗性质。作品从市委领导和基层，从系统领导人到地工战士，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而且从秘密接头写到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形象地展示于人们面前，使作品有了特殊的认识价值。原沈阳

秘密市委领导人之一李正风在序言中说：“《他们年轻时候》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沈阳解放前，在中国共产党沈阳秘密市委领导下，青年文化系统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沈阳进行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地下斗争……这本书“基本上做到了再现当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当年青年一代先进分子追求真理、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崇高情操。”作家木青在《神秘的红叶》序言中说：这“是一部史诗性的文艺创作”，“从宏观上、整体规模上，反映了沈阳解放前敌我双方大搏斗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与社会的广阔背景，从而去刻划微观细节，刻划不同性格人物的不同命运。”都对这二部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当然，任何作品都不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书中人物大多在世，作家在构思时担心何者写到、何者未写到等，心灵上捆着一根绳索写作，使“创造性”受到影响，致使作品不够舒卷自如。作家不慎将自己摆进了作品，使一些政治倾向直说出来，显得有些直露；个性和词彩不足，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在写《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时，心灵上的绳索解除了，作品显得结构流畅，疏密得体，王家善这位高级将领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但作品中的“剑”这一“隐身女”，写得不及，是一缺憾。

在此需要突出提到的是《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这部作品。这是一部足以令世人瞩目的、将在人间永驻的人类特别教科书。它是铁汉创作的一个峰巅。

该书《作者题记》写道：“中国抚顺高尔山下这座高墙，将为历史作证：千余名日本、伪满、蒋记国民党三朝文武官宦，失魂落魄地走进来，却又一个个心悦诚服眼含热泪地走出去。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改造成和平的卫士，民族的罪人变为社会主义的主人。昔为中国敌，今为中国友。‘兽性’恢复了人性，‘鬼’变成了人。……他们称抚顺战犯管理所是‘第二故乡’、‘再生之地’、‘把鬼变成了人的大学校’，称管教人员为‘恩师’……这一奇迹，是古无先例今无典范的创举！放手让战犯自我教育自我拯救，唯有中国政治家有如此胆识，唯有中国人民有如此宽广的胸怀！人权！这儿所表现的人

权,是那些高唱所谓人权滥调的西方政治掇客们做梦也办不到的。中国改造战犯的胜利,是对世界文化史、文明史创造性的贡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伟大的奇迹,它应无愧地载入世界吉尼斯大全!”这不仅概括了本书的题旨,而且是一篇绝妙的散文诗。

书中上写到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指挥若定,下写到一位位可敬的管教人员,他们都是一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否则一天也干不下去。书中囊括了有关战犯的总体资料的叙述,以及战犯从破坏改造到真诚自悔的众多场面描写,林林总总,都组合构制得适当而熨贴。作家徐光荣评论道:“时间跨越 25 年……被改造的日伪蒋战犯近 2000 人。要为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历史记实,确是个艰巨的工程。作者在纪实作品中显示了建构恢宏史诗的能力。全书既有浩大的气势,史诗的规模,又有激动人心的涌浪,细腻传神的抒写。特别是充分利用形象展示历史,使作品富于魅力,又能较好地夹入议论,叙议结合,显示出较强的理性色彩。“论述是中肯而确当的。作家在这个全新题材面前,不仅显示了他组建繁复结构的能力,而且一扫前三部作品中存在的某些语言平实现象,使用了一幅全新语言,质朴而生动,铺陈中注意精炼,文彩与情思兼顾,具有相当的张力与魅力,增强了可读性,显示铁汉驾驭语言的圆熟能力。

铁汉在创作长篇之余,写了许多散文、杂文和思考随想录,凝聚了他思想的精华。他的古诗词素养较高,曾选出 100 首编印成《星火集》赠我。他的诗词字安词工,意韵俱佳。他尤工七绝,写得自然天成,蕴含较深,读来得味。思考随想录,则抒写人生体验和况味,亦甘亦辛,读来令人眨目。

我本来就是笨头拙手,今番不揣冒昧,匆忙中写出以上文字,不论说长也好,道短也好,语无尺寸在所难免。好在面对铁汉兄谈论创作,心灵上没捆绳索,有些话说走嘴了,相反不会介意。至于读者如何评价,那更勿需我说了。

1993. 8. 16 鸭绿江畔

坦 言 书

铁 汉

老祖先被人称做“山东棒子”，俺出生在辽宁盖县山沟沟里，下生便成了“山榔头”。反正是直、倔、硬。

听人说，来到人间第一声就是大嗓门，不驯顺，挑皮，竟敢大喊大叫。母亲迷信，怕活不成，起个小名叫“鸭生”，鸭子生的，顶顶平凡，好养活。后来据说太不文雅，便改为“雅生”。

童年喜欢看驴皮影，跟着唱皮影戏的爸爸一夜一夜地看。后来大了，居然自己制作影人儿，自己编剧本，找同好的来唱。这算不算创作？我也没研究过，当初纯粹为了好玩儿。

山乡上学晚，八岁进私塾，什么子曰诗云，摇头晃脑，天天背诵，从《三字经》《百家姓》直到《四书五经》、《千家诗》、《青云集》……纯粹是孔孟之道，旧文化。不过说良心话，这三年私塾对我的后来写作，作用不小哩。

老人脑瓜挺活，见我“品学兼优”，便送去念洋学堂，好“学而优则仕”。在芦屯两级小学校插班四年毕业。这四年是我一生走哪条路便“盖棺论定”了的。您不须奇怪。因为那些老师既教我新文艺，借给我巴金、鲁迅等等大量书籍，又在课堂上激昂慷慨讲述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的爱国抗敌故事，他落泪了，我也跟着哭了。在我那天真、赤诚、纯洁的少年心田里，一颗长大了要救国、要拿笔杆呐喊的幼芽在萌发。什么“学而优则仕”？给洋人（日本侵略者——当时东北早已沦陷）当汗奸？呸！

及至念了中学（那时叫“国高”），受到进步同学，特别是盖县进步作家田贲、驼子的影响，就把人活着为什么、人该怎样活着、如

何认识真理、执行真理，自以为弄通十有八九，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也就恨之入骨，生长出反抗压迫的叛逆性格。

“十年化碧书生血，报国男儿笔有声”。决心从文，就开始写。一篇，两篇，十篇，投到泰东日报，均石沉大海，可是我说：“庄稼不收年年种，稿件不登月月投”，有志者事竟成，一九四〇年九月，我的伟大的处女作《月明之夜》变成铅字了，欢喜得我一夜没睡觉。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变铅字的文章也愈来愈多。

本来用的笔名，是指按字典上的字：芷莎，不妙，有女性嫌疑，便加一郎字：芷莎郎。但总觉得柔软些。恰好开运动会，贴有“锻炼此身成铁汉”标语，灵机一动：着！何不叫铁汉二字，将练身和作人一语双关。此为铁汉笔名之由来。

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盖县星火同仁几乎被日本特务一网打尽。我和田黄他们受酷刑、蹲监牢一年半，亏得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光复后出狱。

这四年（包括后两年）是我一生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发表了小说《生之牧鞭》、《青春难驻》、《暗街》、《雾》、《梨花树下》以及诗歌、散文四五十篇，约三十万字。今天看来作品尚未成熟。遗憾的是能找到的不及十分之一。

自以为祖国光复，不知天高地厚，自任社长、主编，创刊了《星火》杂志，本想以作家安身立命，便发表了《东北作家的新使命》和小说《杀人的帮手》及其他诗歌、散文、杂文六七十篇，约五十万字。哪料到冲了自称“民主”、“自由”的蒋家政权的肺管子，逼得我逃亡，也逼上了梁山——参加革命。

革命，我自信是极虔诚的，叫干啥干啥，叫从事新闻事业，就写作不多，转眼八载。到了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又不知天高地厚，对如何办报发表一家之言，于是光荣地成了“右派”，而且直到改正后也不知为何成为“反党集团”一员。好家伙，这一来便是二十二年，接受了无产阶级与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尝遍了改造、流放种种滋味。笔杆干脆不能拿，换成锄头和牧鞭了。

改正（不能写平反）归来，垂垂老矣。二十年前故我，三寸青锋新磨。童心仍在，决心拿起笔来。从一九八〇到一九九三，这十三年，是我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出版了四部长篇：《他们年轻时候》、《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神秘的红叶》、《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词等一百余篇，一百余万字。有人为我唱赞歌，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没有一篇打炮的，远非名作。就是那部《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获得了全国首届长篇通俗小说三等奖，实在大出意外。

这一生鼓捣出二百多万字，还是“散装”的多，而且小玩艺中，颇令我喜爱的不少，如《星火集》百首便是。所以，一狠心掏腰包，把能收集到的短篇、散文、杂文、随笔、诗词选编一下，矮子里拔大个，将自己较喜欢地组装到一块儿，一律按编年顺序。虽非最佳，坦率讲，是自家偏爱之作。

我这辈子坦白交代无数次，唯这番是心甘情愿向读者如实坦白。不过，我缺少艺术家的理论细胞，讲不出什么高深道理。我总以为创作源于生活，象我这本选集，无一不是生活的写照；我又以为创作必须要有思想，否则是一杯白水，或者还有毒素，那就距离误人甚至杀人不远；我更以为必得爱憎分明，遵人民之命，鞭挞邪恶，扶持善良。从艺也是作人，如果丧失灵魂，不负责任，那还叫人乎？

瞧，真没法子，“山东棒子”的遗传基因，“山榔头”产生的环境薰染，连坦言书也写得直、倔、硬，不够文质彬彬，尚希读者朋友们原谅这个。

一九九三·七十周岁。

目 录

小说（第一辑）

生之牧鞭.....	2
好好好.....	8
媛媛的呼唤	19
狱·婴	33
禁 果	48

散文（第二辑）

激情之书	85
读完《秋租与色情》	89
新论语	92
创刊词	94
归乡	97
东北文艺工作者的新使命.....	102
民谣里的妇女相.....	107
秋日游灰山.....	110
狗·猫·羊.....	116

乡亲寄语.....	121
梅花颂.....	124
生当作人杰.....	126
未完成的咏桃诗.....	135
梁山丁和《绿色的谷》.....	137
老友情深.....	140
违心的内疚.....	142
阿Q的梦	144
太平洋警察“管得宽”	146
虎二哥.....	148
是不该忘却的.....	150
养花与诗.....	152

杂文（第三辑）

“小姐”、“姨太太”、“少奶奶”	155
闲话“三朝元老”	156
析“挂羊头卖狗肉”	157
必须让官僚主义者“紧张”	158
狗年话狗	159
也谈“脱帽、加冕”	160
说霸道权.....	161
由“厨子训猫”想到“韩休执法”	162
“挂名”今昔	163
从猴说到虎.....	164
刮风·时髦≠科学.....	165
牢骚辨析.....	166
先由谁做起？	167
权力商品化是万恶之源.....	168

随想拾零（第四辑）

艺术与创作.....	171
人生与价值.....	175
社会、哲学的思索.....	181
爱情与婚姻.....	190
青年问题.....	196

诗词（第五辑）

夜旅·自画像.....	204
“七七”八周年	206
祭.....	210
初恋——苦恋.....	211
画像.....	213
星火集（旧体诗词）	
解放前部分（1940—1948）九首.....	214
流放部分（1965—1979）六首.....	217
重回沈阳日报部分（1980—1983）九首.....	219
离休部分一（1984—1987）三十二首.....	222
离休部分二（1988—1993）四十四首.....	232

小 说 (第一辑)

生 之 牧 鞭

北风从日落后就呜呜地开始叫起来。

黑暗的深夜里，雪花游戏似的伴随疯了的北风在半空中舞着，最后是在低凹的地方休止。可是北风老也不息，它想撕破这人间的一切，凶猛地携带着寒冷的呐喊极难听闻的声音一阵阵地杀到。

阿嫂放下针线，低着腰揭开在锅炉门口烫着的药壶的盖，看一看又盖上了。添两块木棒，又上炕缝起小吉的棉裤来。

窗外的北风扯得电线尖锐的悲鸣着，这悲鸣潜伏着无比压抑的力量，捶击着阿嫂的心。北风不时地一面“哐当哐当”地敲着用木棍支着的残旧的门，一面夹杂着片片雪花从几块破碎的窗孔挤进来，在全屋内巡回一下，吓得火油灯颤抖多时；直待寒冷的空气换走这狭室内的温暖。阿嫂痉挛地打了一个冷战，把冻得有些发麻的手放在被底温着。她的心在受着苦难的熬煎。

老母又咳嗽起来了。几年来因为家庭生活的艰难，她挺持着六十五岁的身体，扶育孙子小吉和操持家事，于是犯了二十年前的咳嗽病。——病，不许可老母再做点儿什么，连说话都感觉费力；虽然老人的惯性是惦记着家庭生活的，恨不得立时好起来。

自从老母犯病以后，家里的日子更逐日紧张了。朱哥在工厂不到月领不下工钱，而且生活物资的价格高昂，仍照过去工价怎能支持他这困苦的环境！他希望老母在吃药中快些好，然而，偏偏小吉又给饥寒制服得病了。

现在，小吉似乎睡熟了。脸依然是红红的，有时发生模糊的呓语。处于此种困苦生活的病人之间的阿嫂，痛苦总是占据着她的意识，只那一颗好幻想的脑海也紊乱了。

“小吉睡觉啦？”老母咳嗽平静时，翻过身看看小吉。慈心中为得微许的安慰而满足。

“妈！您冷不冷？把这床被给您！”

“我不冷！”咳嗽两声，老母倔强地说：“给小吉盖吧，省冻醒啦叫唤。”用手给小吉紧一紧被。

可是阿嫂强硬的给盖到老母的身上了。

“我们生来就是穷命？有多少人家过穷日子遭这些罪！妈，我们怎能对起您，怎能对起孩子？……一年到头，都是妈看家料户，现在吃几付药，算不得报答。只要妈病好，也不必可惜。”

“那到是呵！”老母喘一口粗气，“你俩是好人！哎，心强命不强，赶上这种受气的年月，一天挣的，一天就……”

老母伏在枕上又急速地咳嗽起来。

睡着的孩子给这种声音惊动了，嘴里咕嘟着听不清的话：“妈，妈！来救我呀！……”

“小吉，妈来这啦！”她握住小吉摇动的手，把脸贴到孩子的头上：“小吉，小吉，妈来这啦。”她的泪，从眼中滴落在小吉的黄白色的脸上。在神秘伟大的母爱之光里，小吉渐渐地睡去。

室内沉默得越发显得寒冷了，阿嫂慢慢地松开手，去将灶门前的药水倾在碗里，担心地端到老母枕边。老母望着深赭色的药汁，一颗倔强的心怕是染上深赭色的忧苦了！

“给小吉买药，怎么还不回来呢？”老人想起儿子。

“哎！不能改一改毛病，光不是又喝酒了！”

老母一面烤着火盆里的火：“叫他去买药，他可忍得喝酒！小吉病到这样地步，我家的性命根子眼看着完吗？……”

她把头转向窗棂，期待着雪地上归来的足音。

朱哥从已埋在黑暗中的破屋走出来时，北风率领白片的雪兵向

这大地打来；打到他的头上，面上，身上。他急促而仔细地走着。家的影子——凄苦的艰辛的——拥抱着他的永抹不上快活的心。慈母、爱儿都病了，他不得不把血汗换来的生活的票子送到药房去。据医生说：小吉的病是感冒、营养不良、惊吓所构成的。吃过一付药了，似乎这药——这四元六角钱仅仅换兑来小吉的一阵哭叫。然而，钱已经花尽了！妻子，母亲，自己，都忍耐了两顿饥。拿着如此剩余的三块八角五分走出门时，他想：“到那儿说说吧，若能可怜我？”

寒冷，黑暗，他都忘怀了似的走着。同时想起自己：快到五十岁的人，虽不奢望一般人的享福，但这忧苦、压迫、贫困的生活象一支鞭子时刻鞭打着他的衰弱的身体；象一匹柔软的绵羊，在无边际的沙漠上草原上跋涉。

来到人人药房的门前，轻敲两下门。

“谁？”从打开的小门透出来光亮。

“我，是来拿药的。”

那应声的店员约摸是到里间问一问又走出来，把一包药伸到小门口，同时说：

“递进来吧，共计是四元六毛钱。”

“先生，没有那些钱哪！”他没有勇气去接那包希望，“这是三元八角五分，实在多一个子儿也没有！”

“不行，差一角半角的还可将就。”

“不是，先生……”他刚要说：“先让我该两天吧！孩子的病厉害呢！”然而人家叭哒一声把小门就关上了。

这一股愤怒直逼得他瞪圆了眼睛，他想骂道：“这缺德的败类呀！”可是理智又告诉他：“忍耐下去吧！”委实，同样的人类，尤其是挂着“广济众生”的招牌，没有同情，没有爱怜啊！

朱哥不能空空地回去了！他的胸内燃起不可言说的极大的痛苦，有支莫名的力量拉着他向前走着，走进一个小酒馆里。

要来两壶酒，独自狂饮着。……赤红滑上他的脸，浆液压住他的苦痛；表示消耗五角钱所换取的兴奋和热！从小酒馆走出来，一

种异样色彩的念头涌上他的悸动的心！

有东西，公家可不肯配给我们！现在，我家里已经空了。跟阔老爷们要不来一顿饭钱……工厂？每天拼命，那一块钱……呵！我没有跟家里说，我已经欠下十几块的饥荒！……他按捺不下快要爆发的生命的火山，加速地走进黑暗的小巷。寒风呜咽地迎面吹来，他不顾及积聚身前的雪花，踏着轻浮的雪路。

“为怕冷，为怕犯事，我只好等着死吗？”他想：“不过，我是罪过的了！……”

是的，为着活下去的冲动，他只好放置忠实人们具有的良知与良能；而对此行为去期待神的保佑。命运注定的。他无信心地动着双足。

拐过第二个巷口，飘积的雪堆打到脚骨以上，可是那酒保仓库（注）黑大的影子在诱惑着他向前蠕动。踱过雪堆，他轻轻地迈着重冻麻的脚，膝前的雪跟着落下来。

于是，他开始徘徊在酒保的仓库门前。谛听着院内的声音，提心吊胆地从门缝细窥室内的灯的明灭，在寒风呼啸中注意着行人的脚步声。刚才那一股油然的勇气，迟疑在他的不果断的冥想里了。

这样足足过了五分钟，终于他觉得仓库里的东西原本是我们的，该拿的！

“我只好如此地拼一拼了！”

他任情“拼一拼”给他的不果断增加了勇气，而且被“活着”是需要活着原料的逼迫，那从酒馆走出来的冲动又流进他的胸膛。他用力地搓几下手，攀着墙向上登，小心的缓缓地爬上了墙头，他把眼睛耳朵都在寂静的——只有风的鸣叫——人间详细检查一遍，这时，整个心多少平静下来，才放心地跳到地上。

在雪花中，一条黑影很快闪到第一仓库的门前，然而，门已经锁上了。他轻轻地推着，门并没有动。后悔和绝望几乎弄昏了他，把身子藏到墙南面，望着想象中一包一包的食粮在发呆，在气愤，在

……

突然，一种强有力的吸引牵扯着他的感情，他再也不能空想那些食粮怎样打发肚子的鸣叫。一拳打碎了一块玻璃，爆烈出很大的音响。他从这空隙爬出窗去。

看守室的门响了，朱哥清楚地看见走出一个人，他逃避地悄悄溜着仓库往前急行。那打更的已经觉察，很快就跟上来：

“谁？站住！”

他不敢作声，奔到墙边把一袋高粱米先扔出去。这时那人已经飞快地跑近了，他慌忙地登上墙头，觉得在电棒的一幌中，一支锐利的东西从臀部溜了过去，噙然地，他栽到墙外面。

“有贼了！”

院里喊一声，接着笛笛地吹起哨子。

头，出血了，脸上有几条特别痛。他急忙从雪地上滚着站起来，恐惧而希图苟免地扛着那袋好不容易得到的生命的琼浆，失掉了方向，往前面飞奔……

“哎呀，这不是大街了吗？这——离家太远了！”看到前面的大街，知道自己跑错路了。在抖动的心波上盘算着，又绕回来转向另一个胡同。风在叫着，雪在飞着……

朱哥流着汗，喘着气，穿过一个黑暗的巷，又是一个黑暗的巷，可是在家的巷口转角，他听到后方是有人追上来了。他用全力向前挣扎，追的渐渐落后了。

一头撞进家的门，他，高粱米袋，都倒在地上。

“甚么？”阿嫂急忙点起灯来。

……他在地上的缩蜷着，头上的血，流着……

“你，你……这是怎的？”她疑惧不已。

阿嫂支上了门。

老母醒来了，奇怪的问：

“你怎的啦？你不是给……”

“妈妈！我……我对不起你们哪！外边，一会……一会就要来绑我啦！”